



2023年2月22日 星期四 28823906



投稿邮箱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  
zzrbgs@163.com

旧事

### 半盏春茶里的 缕缕往事

李秀芹

丈夫每到春天就喜欢去菜地喝茶，家居山前，开垦出一片土地，养花种菜。春天蚊蝇未出，湿度适宜，穿单衫不寒，着厚衣不热，户外喝茶正惬意。菜地里小葱、韭菜、菠菜正生长旺盛，一畦草莓已经开出了朵朵白花，像白蝴蝶飞舞在绿叶间；一簇簇顶着毛绒绒的蒲公英也怒放着黄色的花，山间较寒，香椿树才欢喜抽出嫩芽儿，地边的山楂树也不甘落后，新枝条蹿出了绿叶，在顶端顶出几片粉色的叶，花儿一样漂亮。不远处的树上，电线杆上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在歌唱，唱出春天新的歌谣，田垄上爬着一只肥硕的白猫正听得入了神，睡得正酣。

人坐田间，春风得意洋洋，长吸深吸透脾脏，轻叹慢语忘尘缘。丈夫说，喝茶就需在野外，一杯熟茶就一片春光，才不枉费这千元一斤的新茶。

儿子去年去江苏出差，从茶农手里买了一袋当年新采摘的碧螺春，送给我尝尝。说起来我家的茶叶真不少，子女买的，朋友送的，红茶、绿茶、白茶、黑茶，什么季节喝什么茶，单那些讲究就够我“喝”一壶的。

想起我的祖父，也喜喝茶，但旧时年代，农人哪里喝得起好茶，每年春耕农忙时节，祖母才舍得给祖父冲泡一点点茶叶末，这可是待客的礼遇，祖父干活累了，坐在地头，大口大口喝茶，甘之如饴，我馋得吧唧嘴，祖父将茶水递到我嘴边，我吓得连连后退，六十多年前，乡下女人哪有喝茶的，形容厉害女人才说“这女人抽烟喝茶”，可见女人喝茶和抽烟是一个等级。

有些人家里来了客人，连茶叶也需借，说是借，说辞而已，实则要。借茶者通常手持茶壶问邻家借一壶茶，主人便从自家茶罐里捏一点儿，多少随意。一次村里王二怪来我家借茶，都借多少了，让人生厌，我趁祖母忙，接过他的茶壶往里捏了一点，几乎没有，王二怪那天泡了一壶白开水。祖母知道后，把我好一顿训，又亲自给王二怪送去了一壶茶叶，够他喝两天的，都是我弄巧成拙造成的损失。

后来，土地承包到户，农人生活条件好了许多，我们家再不喝茶叶末了，可以买得起茉莉花茶，有杆有叶有花，清香扑鼻，可祖父过世了，他未能等到一壶香茶。

父亲也喜欢喝茶，母亲每天都会泡一壶茶，父亲做文案工作，晚上经常加班，喝茶可以提神。茶除了解乏还有提神功效，这个之于我有帮助，我那时在学校当老师，晚上熬夜备课是常有的事，父亲便送我一包花茶，让我喝喝试试，保证工作更有效率。果然我一喝便睡不着觉了，后来喝着喝着喝上瘾了，觉得喝水若不放点茶就寡淡了。学校女老师纷纷效仿，女人也名正言顺喝茶了。

在很长时间内，我以为茉莉花茶是最好的茶叶，而且父亲也说，他最喜欢喝茉莉花茶。那时学校附近的供销社也只卖茉莉花茶，父亲的茶罐里快见底了，我便给他买花茶装满茶罐。

罗立新和女儿参加公益活动。(受访者 供图)

## 时光吧

讲述：罗立新  
采访：易蓉

2月13日，是芦淞区白关镇白关书画院开学的日子，60多名困难家庭的孩子前来报名，罗立新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的第几批学生了。

这位先后获得湖南省最美志愿者、株洲市创文工作先进个人、株洲市最美志愿者、株洲市首届“新时代乡贤”等荣誉的罗老师，从2006年起，就用一支画笔，免费为留守、单亲、困难、流动儿童开展公益教学服务，至今已有上万名孩子的童年，因他而温暖。

近日，罗立新老师做客“时光吧”，讲述他与画画的故事以及10多年的公益之旅。

### 【缘起】也曾“淋过雨”

我是土生土长的芦淞区白关镇人，父母都是农民，自记事起，我就特别喜欢绘画，但家里买不起画纸颜料，更没有能力送我去专门的机构学习，于是，路边的树枝就成了我的画板，随处的一块泥巴就成了我的画板，一有空就天马行空地到处涂鸦，用现在的活说就是“野生派”。

11岁那年，我听说镇上开了一家美术培训班，就好奇地跑过去，躲在窗户外偷听老师上课。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“上培训课”，特别专注，没想到“偷学”被培训班老板发现了，就被赶走了。

家境贫苦，我早早就外出打工了，当时家里人最大的想法就是盼我能找个生计。17岁那年，我只身来到株洲市区，为了能够尽快找到工作，还把出生年份从1983年改到了1979年，这样年龄大点也显得成熟些。

当时，我找了份建筑工人的工作，但无论工作多苦多累，我晚上回到住处都要画上一阵，对绘画的热爱没有丝毫减少，反而很充实。

4年后，我到一家酒店做洗碗工，空闲时画了一只猴子，挂在酒店的洗手间墙上作装饰。有一天，时任株洲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的周伟到恰好看到了这幅风格奇特的画，询问之下找到我，当即提出免费教我绘画。

此后，我跟着周伟到老师进行了系统的学习，也陆续得到其他老师的帮助，在他们的共同支持下，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当了3年的美术旁听生，最终成了一位职业画师。

我儿时想当画家的梦想到这个时候，才算真正实现；我的画画生涯也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才算踏上了正途。

### 【过程】给他人“撑把伞”

可能是自己淋过雨，所以也想着给别人撑把伞。

2006年的一天，我在自己的画室里作画，突然听到外面似乎有动静，抬头一看，就看到很多小孩趴在窗台上，他们都投来羡慕而渴望的目光。我后来跟孩子们聊天得知，这群孩子有的是“留守儿童”，有的是村里的贫困户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

## 罗立新，用画笔温暖万名孩子的童年

这把“伞”，我会一直“撑”下去

## “时光吧” 线索征集

经历，是人一生最宝贵的财富。我们相信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走过的路，跨过的坎儿，与你携手相伴一生的人，共同构成了现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你。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，我们乐意做个忠实的倾听者和记录者，让你的故事为更多人所知，传之不朽的目标太过宏大，至少你的经历可给后来者一种警醒或者力量，某种意义上而言，也算是财富的传承。

这里是24小时不打烊的“时光吧”，虽无盛筵以待，但有淡茶数杯，沙发免费，期待您的光临。聆听热线：17707331036(温)

记事本

### 崇拜爹和娘

杨志

如今爱看书的人很少，老婆是很少中的看书人，常把大厚本小说当饭吃。她一书在手，家事不做，小孩不管。扑在书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

有一次，老婆没头没脑地问我崇拜书中的哪些名人。我说，书中的名人是作家虚构的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有啥好崇拜的。我崇拜身边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人。老婆气话道，你写本书来看看！我说，我没时间写那大厚本书。

于是那夜我把写的我爹我娘生活中的一个小故事递给老婆看。

我小时候的一个清早，我爹为多挣工分抛下我和患了病的我娘，去了五、六里外的地方修陵梁。娘带病在家料理家务，照着年幼的弟妹，头疼得实在扛不住了。娘叫我火速去工地请爹回家。

我一路打听，找到爹的工地。爹对我说，你看，大家都在挣工分，我一走工分全没了。你去婆婆家借点钱，陪你娘去场上卫生院瞧病吧。

我又赶到婆婆家，婆婆听我说后对我说，我马上去你家，不过，你要去告诉你爹，不要只顾自己挣工分。你娘爹死得早，娘下了堂，我就是你娘的娘。你爹若今晚还自愿在外不回家照看妻儿，我就会不准他见你娘。

我重又跑到工地，把婆婆的话

转告给爹，爹便闷声不响地拉着我急匆匆回了家。一进门我就闻到了久违的肉香，看到姨婆在床头给额头扎扎粗布巾的娘喂肉汤。

姨婆见我爹回来，立刻黑着脸厉声问我：今天是什么日子？

爹愣了一下，慌忙扔了竹筒，去姨婆手里接过肉汤碗，跪在床头给娘一勺一勺地喂汤。

我在一旁不解地问姨婆：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姨婆爱抚地摸着我的头答非所问地说：你要听你娘的话，攒劲读书。

时光一晃过了好多年，爹和娘餐风宿雨，不吵不骂，不离不弃，恩爱携手到古稀。那年，爹在县城医院被告知是胃癌晚期。爹脸无人血色，爹无力地对娘说：我知道还有三天，就是你的生日，当年姨婆教我怎么好记住这个温馨的日子，我把这个日子铭记在心。心中有了你和孩子，日子过得很踏实甜蜜。我想等到那天，再为你煮蛋面暖寿，就怕身体挺不到。

娘听到，捏着爹的手泣不成声……

老婆还没看完就揉着眼睛说，其实爹娘的善良质朴值得我们崇拜，先贤觉得他们太平凡了。

我说，我们都是平凡之人呀。老婆忙说，我懂了，我不盲目崇拜了。我们也要以身作则，让我们的孩子也崇拜爹和娘。

真情

### 妈妈的小菜畦

刘忠民

一到城里，精神十足的妈妈就好像少了很多东西，常常坐在沙发上发呆，这屋子转到那屋子，在厨房掀掀电饭煲、开关柜门，搞出点声响，把爱睡懒觉的我们搅得心神不宁。

“妈，你饿了么？”爱人问。

“不饿不饿。”妈妈说。

“那你再躺一会。”爱人像是哄，又是央求。

妈妈回了房间，消停了一小会，响声复起。我知道，妈妈来到城里，一下子清闲下来，再加上岁数大了，觉少。我只好爬起来，陪她。早晨的太阳很好，光线融融地铺在客厅的地板上，我的困劲又上来了。就听妈妈说：“春困秋乏，你回屋躺着吧，我出去走走。”

这以后，妈妈就养成了早晨外出的习惯，有时候回来得挺晚，我们就为她担心，给她一部手机，有一次拨通后，听到手机里妈妈呼呼呼吸喘着粗气，问她怎么了，在哪儿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她说她好着呢，嗯……在，在锻炼。还有一次我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妈妈却否定说没声啊？自从妈妈喜欢外出，我们发现她晚上睡觉很少把床翻出声响，而且饭量也大了。

天气渐渐转暖了，草木萌发，我们都忙着各自的工作，妈妈呢，照样早睡早起，回来的时候，手上拎着些小菜，我注意到那都是些新鲜的小白菜、茼蒿、菠菜之类的，叶子上粘着清晨的露珠，妈妈给我们做汤或清炒。特别是水萝卜，小葱蘸酱，脆爽清香，很是下饭，连一向挑食的儿子都吃得很起劲。

妈妈问：“孙子，爱吃吗？”

儿子直点头。

妈妈说：“爱吃就敞开吃，有的是。”

“有的是？这刚下来的小青菜可是挺贵的。”我说。

“没你说的那么贵乎。”妈妈的话轻描淡写，好像是信手拈来

的一样。后来，就有了茄子、辣椒，顶花带刺的黄瓜。我注意到妈妈好像恢复了以往在乡下老家的活泛劲头，起早不说，还贪食起来，我还注意到，妈妈的手变得粗糙了，头发上，衣服上时不时还会粘着草叶，鞋底也带回不少沙土。妈妈在做什么呢？

为了找出答案，我们两口子决定跟踪一下。一大早，妈妈刚一出门，我们就匆匆忙忙下楼，远远跟随。我们看到妈妈脚步很快，穿街过巷，直奔城郊方向，那里有一大片拆迁后尚未开发的区域，妈妈径直奔入一小片残垣断壁后就不见了，我们东寻西找的时候，听到了铁器撞击的声音，循声望去，只见妈妈佝偻着腰，举着锄头，一下一下地翻着土，她的脚下，是翻整后的新土，翻出来的石头、砖块堆得整整齐齐，成了一道矮矮的围墙，低矮的西红柿、茄子，再矮一些的韭菜、菠菜什么的，错落有致地排列生长着，我们餐桌上的那些菜，哪里都有。那是妈妈一锄头一锄头开垦的土地，是她精心管理的小菜畦。我那时早熟的妈妈，她努力地刨出一小片地块，然后点下一粒粒种子，施肥、除草、浇水……我的眼睛瞬间模糊了。

爱人说：“咱们去帮妈妈一把吧。”

我拉住了她。

“怎么，你是说我不行了那活吗，捡石头拔草我还是可以的。”

“让妈妈自己来吧，那是她的秘密，是她的快乐天地。”我说，拉着爱人赶紧离开。

身后，那锄头刨地的撞击声传来，让我觉得很踏实，甚至还有点高兴的意思，因为我知道，妈妈终于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那份快乐。



罗立新在给孩子们上课(受访者 供图)